







明儒學案卷十二

浙中二

姚江黃宗義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郎中王龍谿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谿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中  
 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第  
 爲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  
 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  
 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徧授多使之  
 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  
 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  
 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



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  
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  
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亦再疏乞休予告踰年  
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  
遂填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  
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  
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紀謂師門教法每提  
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爲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  
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  
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教法原  
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

立教上根者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  
爲善去惡工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  
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  
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  
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  
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  
唯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  
體旣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旣妄安得  
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  
之耳然先生他日答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  
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  
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



曰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爲中下人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工夫歟。抑祇爲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整而後得。致良知原爲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爲行迹之防。包荒爲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旣爲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卽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爲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真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

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谿。以爲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語錄

今人講學以神明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爲極麤人面前不肖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意見盤桓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生機了不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淨盡乃見定力○朋友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功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功夫便覺散緩此是分了內外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矣以上冲元會紀○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梅純甫問答○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



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

維揚晤語

○有所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復陽堂會語

○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世情嗜欲自無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簡省力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雜致知功夫轉覺繁難顏子先天之學也原憲後天之學也○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乾元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吾人之學切忌起爐

作竈惟知和而不倡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天則有箇有咎皆起

於倡

以上三山麗澤錄

○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

性之所近擬議攙和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孺子而惻隱見疇蹠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



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涓流卽是滄海，拳石卽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擬峴臺會語○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爲本來生生真命脈。此志旣真，功夫方有商量處。斗山會語○先

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肖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爲惡不可復俊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遏不下。今旣知悔，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辨。此待兩人所以異也。休寧會約○念菴謂世間無有見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虛見附和之輩，未爲不可。若必以見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證而後可得，則未免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松原語○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



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穀。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聾且瞶者幾希。宛陵會語○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卽是安排。○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三月不違。不違此

也。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只在慎獨。

○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

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慾忿窒慾。復其是

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

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心之官

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

○古人說凝命凝道。真機透露卽是凝。若真心透露。前有個凝

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

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之者十之

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

故不得而見也。○致良知是從生機入手。乃是見性之學。不落

禪定。○問閒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從

真機上用功。自無此病。○常念天下無非。省多少忿戾。○父子



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曲成之學。○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真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人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胷中豁豁無些子積滯方是學張子太和篇尚未免認氣爲道若以清虛一大爲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問應物了卽一返照何如曰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卽照何更索照。○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然往來不失常度便是存之之法。水西會語 ○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灑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答汪南明 ○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爲要一者無欲也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枯寂而未嘗靜也。答

中 ○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

則不須防簡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豐城答問

劉獅泉曰人之生有性有命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

須出頭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運化常知不落念

所以立體也常運不成念所以致用也二者不可相離必兼修

而後可爲學先生曰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卽是主宰卽是

流行故致知功夫只有一處用若說要出頭運化要不落念不

成念如此分疏卽是二用二卽支離到底不能歸一。○知者心

之本體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本明不須假借隨感而

應莫非自然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

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

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自欺方



謂之王道何等易簡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動於榮辱，則以毀譽爲是非；惕於利害，則以得失爲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答林退齋○耿楚侗曰：陽明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個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脈。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義，非義則仁無由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脈。晉梁而下，佛老之教淫於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爲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脈。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心理分爲兩事，故陽明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於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脈。

皆是因時立教。先王曰：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尤爲簡易。○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渺，莫不皆然。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著靜。均之爲不得所養。以上東遊會語○當下本體如空中鳥跡，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二  
九  
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識他於此得個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著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近溪之學已得其大轉機亦圓自謂無所滯矣然尚未離見在雖云全體放下亦從見上承當過來到毀譽利害真境相逼尚未免有動他却將動處亦把作真性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卽菩提與吾儒盡精微時時緝熙功夫尚隔一塵○良知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旦晝枯亡便是致知蓋聖學原は無中生有顏子從裡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假如不

忍艱棘怵惕入井不屑嘖蹴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不忍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休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過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灌溉條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旣養其



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鷄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以上雷都會紀○耿楚侗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日月窟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纔攬和納交要

譽惡聲意思便入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先生曰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良知翕聚處謂之月窟一垢一復如環無端○有問近溪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拘囚於鬼窟中乎問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問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情反於性謂之還丹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人立教權法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補小學一段功夫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



和世儒常談籠統承當無入悟之機答楚侗 此可見二溪學問不同近溪入於禪龍溪

則兼乎老故○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

有調息法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功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

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真頭面固不待修證而

後全若徒任作用為率性倚情識為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為

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疏也書

○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是知非良知無是非非

知是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鄉黨

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

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

為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

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

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雲門問答○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

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

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

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

惺惺冷然自善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答徐存齋○尹

洞山舉陽明語莊渠心常動之說先生曰然莊渠為嶺南學憲

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

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荆川請教於莊

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

心體亦原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即活動之義

非以時言因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

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



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問天根與  
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為天根天  
根即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公分疏亦是靜存  
動察之遺意晤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  
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南遊會紀  
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  
有工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  
是聞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孟子說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罷了  
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為兩事不  
得已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  
證知之真切篤實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即是知知行兩字皆

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為立說以強人之信也。○人

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

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為還他活潑之體不為諸境所

礙斯為之存。以上華陽會語○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

物是倫物所感應之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

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感應迹上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

理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者因

感而有意意之所用為物意到動處易流於欲故須在應迹上用

寡欲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欲也

物從意上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為理則為太過訓物

為欲則為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斗山會語○鄧定宇曰良知渾然

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



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又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曰：向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淡，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爲自信也。定宇曰：先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卽此便是真種子。而習氣所牽，未免落在第二義。龍南會語○良知之主宰，卽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卽所謂氣。其機不出於一念之微。易測○吾儒之學與禪學俗學，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彼視世界爲虛妄，等生死爲電泡。

自成自住，自壞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萬變輪迴歸之太虛。漠然不以動心，佛氏之超脫也。牢籠世界，桎梏生死，以身徇物，悼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俗之芥蒂也。修慝省愆，有懼心而無蹙容，固不以數之成虧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喪自傷。內見者大，而外化者齊，平懷坦坦，不爲境遷，吾道之中行也。○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自訟○昔有人論學，謂須希天。一士人從旁謂曰：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希士。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耻矣。願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諸儒所得，不無淺淡。初學不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



以求其所未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慎獨無動靜，諸說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此是易簡直截根源。水四別言○良知靈明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話頭。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脫灑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二氏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卽爲養之之法。所以不免於有二學。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只此知是功。

夫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良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

自能應萬物之變，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爲良知之障。魯江別言○

弘正間京師倡爲詞章之學，李何擅其宗，先師更相倡和，旣而

棄去，社中人相與惜之。先師笑曰：使學如韓柳，不過爲文人辭

如李杜，不過爲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非第一

等德業乎？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始

是大丈夫所爲，侑人門戶比量揣擬皆小技也。曾舜徵別言○思慮

未起，不與已起相對，纔有起時，便爲鬼神覷破，非退藏密機，日

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不起，時時觀

面相呈，時時全體放下，一切稱譏逆順不入於心，直心以動，自

見天則。萬履菴漫語○問白沙與師門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

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象也。緣世人精神



撒潑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  
 窺見本來面目以為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致知宗旨  
 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譬之真金為  
 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人悟三種  
 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中而得者謂之  
 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  
 搖蕩愈凝寂始為徹悟覺川別語 ○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  
 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尚是典要挨排與變  
 動周流之旨還隔幾重公案示丁惟寅 ○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  
 為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  
 所動也○萬師默問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則必狂奔盡氣運  
 謀設法以拯救之分明已起思慮安得謂之未起曰若不轉念

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  
 一致也纔有一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即為轉念方是起了○  
 凡處至親骨肉之間輕重緩急自有天則一毫不容加減纔著  
 意處便是固必之私不是真性流行真性流行始見天則○良  
 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權密運與天同  
 遊若是非分別太過純白受傷非所以畜德也先師遺墨 ○繼之者  
 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  
 名即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  
 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即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性命  
 合一 ○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人加  
 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天機之神應原  
 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脈也堯舜之生知安行其



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安。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安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勉。致知難 ○念有二義。今心為念，是為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為念，是為將迎心，所為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念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為見在之心，則念為見在之念。知為見在之知，而物為見在之物。見在則無將迎而一矣。念堂說 ○人之所以為人，神與氣而已矣。神為氣之主宰，氣為神之流行。神為性，氣為命。良知者，神氣之與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外於一念之微。吳同泰說 ○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真心。所為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於此不用致知之功，以時保此心，徒認見成虛見，而謂即與堯舜相對，幾於自欺矣。壽念菴

### 論學書

良知無分於已發未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些子，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之地，不可以分內外者也。若謂功夫只是致知，而格物無功夫，其流之弊，便至於絕物。便是二氏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於逐物。便是支離之學。○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方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功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良知真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著，便落支離矣。答聶雙江 ○格物是致知下手實地。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上全 ○丈云：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



惟水亦然。按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此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貴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大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真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豈可以先後論哉。○慈湖不起意，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

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於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

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酬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妄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無意無必，非慈湖所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却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

山龍鏡書

○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

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於自然，如

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

嘗起也。若謂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

答萬履菴

○陽和謂予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爲詭。口周孔而行商賈，是之爲偽。懲詭與偽之過，獨學自信，冥



行無聞。是之為蔽。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為躬行。是之為畫。  
與潘水簾○當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  
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  
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答茅治卿○良知非知覺之  
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  
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於此收斂。握  
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纔有執  
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且道孩提精神。曾有著  
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  
手持物。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  
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  
格物上。猶云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

功夫。則格物在於致知矣。

答念菴

○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

與堯舜相對。尚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

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功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亦矯枉

之過也。全上○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

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為本體。與已發相對。

則誠二本矣。○良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

之義。非以為從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於悖

悖。懂懂也。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

個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答耿楚侗○

近溪解離塵俗。覺得澄湛安閒。不為好惡馳逐。却將此體涵泳。

夷。猶率為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為實際。縱使實見。亦只二

乘。沉空守寂之學。纔遇些子差別境界。便經綸宰割不下。與馮緯川



○真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苟不得其不容自  
 已之生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勉強操勵自信以為無過行  
 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只成義襲之學。答吳悟齋 ○文公謂天下之  
 物方圓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  
 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方圓  
 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文公分致知格物  
 為先知誠意正心為後行故有遊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  
 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  
 功夫誠即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為全經也。全上 ○  
 我朝禮樂開端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與顏冲宇 ○良知即是獨知  
 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無所知識本是  
 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

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  
 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萬欲紛紜  
 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  
 在故謂慎獨工夫影響揣摩不能掃蕩欲根則可謂獨知有欲  
 則不可謂獨知即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為若二  
 物則不可。答洪覺山 ○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  
 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  
 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答王鯉湖 ○矯情鎮物似  
 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與荆川 ○意見攙入用事眼前  
 自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  
 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  
 性流行真實受用。答譚二華 ○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



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方是  
不為境所轉與趙麟陽○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  
望人處我與周順之

###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為調相  
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  
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  
聲不結不粗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  
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為假息後為真  
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為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  
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為有意調為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  
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

造化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  
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  
造化闔闢之玄機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  
下之道



明儒學案卷十三

浙中三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事檄之入闈先生曰是之為不知務不應召名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泚爭昭聖皇太后孝宗壽節不宜殺於興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謫揭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寢奪爵轉蘇州同知陞南京禮部郎中時鄒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



十九少師王司輿名文輿其後師事陽明先生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以爲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靜皆失其則矣其議論大抵以此爲指歸夫大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爲陽氣之降爲陰以至於屈伸往來生死鬼神皆無二氣故陰陽皆氣也其斥而必降降而必升雖有叅差過不及之殊而終必歸一是卽理也今以理屬之陽氣屬之陰將可言一理一氣之爲道乎先生於理氣非明睿所照從考索而得者言之終是鶻突第其時同門諸君子單以流行爲本體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歸於畫一者無所事此則先生主宰一言其關係學術非輕也故先生最著者爲龍惕一書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理自內出鏡之照自外來無所裁制一歸自然

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常以此爲先哉龍溪云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矣東廓云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初無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先生終自信其說不爲所動先生憫學者之空疎祇以講說爲事故苦力窮經罷官以後載書寓居禪寺迄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而又窮九邊考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源涉淮泗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爲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攷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總百二十卷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朱邵分爲羲皇之易文周之



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辭變象占一切不言則過矣。至大傳則以爲秦漢而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也。春秋私考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摧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惑於子貢之僞傳。如以定之方中爲魯風。謂春秋書城楚丘不言城衛。以內詞書之。蓋魯自城也。故詩之秉心塞淵。騷牝三千。與駟篇恰合。由是以三傳小序皆不足信。著法用四十八策。虛二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旣以大傳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爲四十八耳。此皆先生信心好異之過也。間有疑先生長沙之政。及家居著禮書。將以迎合時相。則張陽和辨之矣。

### 說理會編

理氣只於陽中陰。陰中陽。從微至著。自有歸無者見之。先儒謂陰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又曰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則似陰陽之中自有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陽之主宰。氣者陰之包含。時乎陽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陰以包含於內。而後氣不散。時乎陰也。包含密焉。然必得陽以主宰於中。而後理不昏。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道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卽乾知大始之知。正謂主宰。晝之知。主宰之應於外也。雖當紛擾而一貞自如。夜之知。主宰之藏乎內也。雖入杳冥而一警卽覺。此唯陰陽合德者能之。知主宰之爲知。則知乾剛之爲理矣。知理則知陽。知陽則知陰矣。○自然者順理之名也。理非惕若何以能順。舍惕若而言順。則隨氣所動耳。故惕若者自然之主。



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爲德。則主乎坤者乾也。命自然者也。命曰天命。則天爲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則性爲道主矣。和自然者也。和曰中節。則中爲和主矣。苟無主焉。則命也。道也和也。皆過其則。烏得謂之順哉。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正恐一入自然。則易流於欲耳。○自然者。流行之勢也。流行之勢。屬於氣者也。勢以漸而重。重則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語自然者。必以理爲主宰可也。○謂天非虛不可。然就以虛言天。則恐著虛亦倚於氣。而其動也爲氣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蟲魚之類。有隨其所重而莫節其過者矣。蓋虛貴有主。有主之虛。識存於中。是爲健德。健則虛明。感應因物曲成。無有不得其所者。是物之順也。夫誠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主於形而上者。則氣統於性矣。

苟無此誠。其德不健。則爲著空之虛。物無所主任。其往來而已。形而上者。墮於形而下者。則性命於氣矣。人之性與天地之性一也。故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若草木。裕惟健。故能順也。若夫日蝕星流。山崩川竭。歲歉年凶。胎劬卵殞。氣之不順。是健德不爲主也。天之性豈有不健哉。爲氣所乘。則雖天之天。亦有時而可憾耳。故所惡於虛者。謂其體之非健也。○性不可見。因生而可見。仁義禮智本無名。因見而有名。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性之本體無聲無臭。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謂感物而動。生意滋萌。有惻隱之心。可見而其名爲仁矣。有羞惡之心。可見而其名爲義矣。仁義者。由性而生。相繼不絕。善端之不能自己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則性矣。故曰。成之者性也。○聖門所謂道者。自人率



性而言以剛健而主宰乎氣化者也。故其發也至精不雜。謂之中節。若不就主宰上說道。則浮沉升降。自去自來。乃氣之動耳。犬牛與人全無所異。佛老之學於義不精。隨氣所動。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蓋心如明鏡之說。本於釋氏。照自外來。無所裁制者也。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理自內出。變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說。而同輩尚多未然。然此理發於孔子。居敬而行簡是也。敬則惕然有警。乾道也。簡則自然無爲。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爲主。則志不帥氣。而隨氣自動。雖無所爲。不亦太簡乎。孟子又分別甚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此卽言鏡之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此卽言龍之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說。正由不知此耳。○聖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體上做工。

夫故雖至聖。猶孜孜疊疊。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不覩不聞上做。不覩不聞。蓋人所知處最微之處也。微則不爲聞見所牽。而反復入身。其入身者。卽其本體之知也。故知爲獨知。獨知處知謹。則天理中存。無有障礙。流行之勢自然。阻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著於顯處。以言用也。然非本於微。則所謂顯者。乃在聞見而物失其則矣。不可以言道。凡言道而主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觀之似亦由中流出。不假人爲。然謂之中。則卽是勉。謂之得。則卽是思。而謹獨工夫在自然中。所謂知微之顯者。卽此是矣。舍謹獨而言自然。則自然者。氣化也。必有忽於細微。而愆於理義之正者。其入於佛老無疑矣。○操則存。存其心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其性也。存養二字。本於此。夫心是仁義植根之處。而聖則仁義所以能生生之理也。理



根於心。心存則性得所養而生生之機不息。故養性工夫惟在存心。心爲物牽不能自覺是不操也。然後謂之不存。自覺則物來能察。一察卽是操。操者提醒此心卽是慎獨。豈有所著意操持哉。一操心卽存矣。故省察之外無存養。而省察之功卽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頤以養爲義。其卦震上艮下動而止也。心動於欲則不止。止則不動於欲。所謂存也。養道盡於此矣。○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已。之見顯莫過於此。故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閑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畱將就卽爲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掩不善而著其善。雖點簡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遐有愆。亦屬作僞皆爲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

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不可以爲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著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緝亦與焉。因論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筯示予曰。見否。對曰。見。旣而隱筯棹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終不解。其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常覩。故能戒慎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所以爲得正而不爲聞見所牽也。○謹於獨知卽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卽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常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簡易耶。○良知良能



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為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為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後，而知為行始，行為知終，則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也。○道之顯者謂之文，條理分明，脈絡通貫，無過不及之美名也。禮即天理之節文也。苟非嘉會合禮，則妄行無序，烏得為文？故自本體而言，則以達德行達道誠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而誠也。本體工夫初無二事。蓋道之所顯者用也，而工夫則歸於本體。○明明德工夫要於格物，此是實踐處。蓋外物而言德，則德入於虛矣。第其所謂物者，與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同。蓋吾心所見之實理也。先師謂心之感應謂之物是也。心未感時，物皆已往；一有感焉，則物在我。

矣。物之所感，但見其象，往過來續，不滯於心，則物謂之理。滯而成形，則為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則形而下之名也。故物與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成形之後，即為外物，而吾心之所感者，亦不過順應乎此而已。正不當為其所滯也。知此則物不違，則而謂之格矣。○過是天理中流出順勢，自然無樽節處，勢重則偏勝，即為黨矣。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然人之良知，必能自覺覺處，著一毫將就，即自欺而為惡矣。過之發端處，藹然莫能遏，即是仁之根也。於過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之流而不中節者也。知其流而不中節，則仁即此而在矣。○龍戰於野，其血元黃，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為受侮於陰，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者，陽也。故以



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之時天元地黃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元黃○良心在人無有死時此天命之本體聖人作易開之以吉凶悔吝使人自復其本心而已矣爲善則吉吉者心之安處也爲惡則凶凶者心之不安處也自凶而趨吉則悔悔者心有所悟而必欲改也自吉而向凶則吝吝者心有所羞而不欲爲也此皆天命自動而不待於外求者此心一覺豈復蹈禍幾耶

尚書黃久庵先生綰

黃綰字叔賢號久庵台之黃巖人以祖蔭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璉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尚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閒住遷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日作何工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日人患無志不患無工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



無疑先生真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桂萼齷齪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艮止爲學的。謂中涉世故。初見不誠。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已。則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穽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艮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爲伏羲易。彖辭爲文王易。爻辭爲周公易。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易。以大象傳爲大象辭。爲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

帝堯舜周易之韞。爲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坤。先闔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爲歷國。春秋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皆以聖經明文爲據。禮經則以身事爲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爲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爲類。冠婚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爲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卽是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爲經。無乃以草竊者爲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于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



明儒學案卷十三  
季札觀樂爲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繁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卽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敢也。識餘錄言先生此羅一峯以傾邃菴高忠憲家譜言屠鄉豪橫。此因其附從張桂而起。後人紛紛之議耳。

明儒學案卷十三終

明儒學案卷十四

浙中四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董澐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話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爲此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已。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贄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



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襍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也。

董穀字碩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爲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爲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爲之。全體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柢。與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

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恍惚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爲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之爲禪學乎。



日省錄 董蘿石

凡事多著一分意思，思不得，多著一分意思，便涉於私矣。○澣嘗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異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旣而幡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恕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朱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今人只是說性，故有異同之論。若見性更無異同之可言。○對求心錄自為峭然，以至於不識之，其無非最難實受用。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卽是任理。○千病萬痛，從妄想生，故善學者常念此心在無物處。○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致知。○恭默思道，凡思道者則自然恭默，非恭默以思道也。若一時不在道，則此心放逸而恭默之容無矣。○但要去邪念，不必去思思。



明倫彙編卷十四  
三  
皆吾心之變化也。正如風雨露雷種種各別皆是太虛。太虛非此則亦無體。此雖可見。然實無作為。亦何從而見之也。○但有一毫厭人之心。卽謂之不敬。稍有此心。則人先厭我矣。○但依得良知禮法自在其中矣。○心無所希名之曰道。○見性是性。○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間皆藥物也。○心無體也。綱常倫理。形質氣用。與心爲體。舍萬象無太虛。舍萬事無心矣。分之則爲物。合之則爲心。見物便見心。離物見心。亦是見鬼。此良背行庭之義也。○費處卽是隱。不作體用看。○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陽明道行。

碧里疑存

震澤語錄。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先生曰。道體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見。須是涵泳。方有自得。陳齊之有詩云。閑花落盡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所謂道體卽是仁也。仁只是一團生生之意。而其要本於慎獨。慎獨而還其無聲無臭之天。則萬物一體而純亦不已矣。至此則潔淨精微而黏帶不生。杳無朕兆而宛然可見。聖人非見水乃自見其心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觸處相應。雖遇磐石亦不。舍晝夜矣。豈必川哉。○事之所以前知者。蓋前後時耳。而理無前後。萬古而上。千世而下。同一瞬耳。惟因人之有念。則念之所。在遂隔生死。而理之通達無間者。始昧矣。故不起念。便能前知。下此一等。則由數而得。數與理通一無二。但以數推。則有所倚。



故不如至誠。至誠之道如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而其聲固未嘗無也。故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然既涉於知，則未免係念。故用便近於知，不如不知之愈也。○胡太常秀夫因閱大成樂始悟金聲玉振非如註之所云也。蓋樂按一聲八音並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而末編磬，合八聲而成一聲，故金石二音相去，但有毫釐之間。既要翕如，又要純如，又要敷如，繹如，又必自金以漸而至石，所以爲難。條理云者，既循序，又和美，且分明也。蓋樂作一聲，必主一字，如大哉宣聖之類，大字要如此條理，哉字亦要如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不許生澀而間斷。謂之繹如，若先擊鐃鐘，後擊特磬，何難之有。况鐃鐘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器止，乃是祝敵也。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妄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爲六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卽爲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有如此吐露。就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執父喪，哀毀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



念曲逢時好。此亦責之太深矣。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爲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未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卽理也。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不敢終執前議也。陽明知未嘉之爲小人。不當言責。故不涉論爲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

尚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弘治乙丑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爲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椰桂寇。半歲間三捷。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寺卿。山東右叅政。按察使。右布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奔母喪。不候代。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困獸不可急。會遷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尚書。先生以例繁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末例。在曹中薦拔于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雁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悅。以原官出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四  
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卒。年八十三。先生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測圓海鏡。弧天算術。授時曆撮要。皆其所著也。少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續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錄疑。龍溪致知議略。亦摘其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為。而猶為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為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為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為難。今日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為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

生之言。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為格物。為準的。然陽明點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第明知善知惡。為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為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糅。終是不能清楚。卽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為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樣。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姦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敝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戊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爲福建叅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與萬鹿園論學書

學問思辨卽是尊德性下手工夫。非與篤行爲兩段事。如今人  
真有志於學。便須實履其事。中間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  
不用學問思辨之功。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  
一。然後爲真學。學而真者。知行必合一。並進之說。決無益於行。  
亦非所以爲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真。僞處省察。學問懈弛時。  
鞭策卽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來諭以僕爲格物者。意  
未有非意而格物者。分意與物爲兩事。僕未嘗有此見也。蓋大  
學綱領雖有三。而人已只一物。初非有彼此也。條目雖有八。而  
工夫只一事。初非有先後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者。其本體  
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其工夫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處乃  
善惡所萌。獨知之地。故惟誠意爲實。下手工夫。意之本體無不



知故格致卽是誠意無事於聞見也。意之所用無非物故致知在格物不落於虛無也。此其大本大原。聖人復起有所不能易者。若曰格物便有格物致知便有致知不容以混言。不惟分析支離破碎。聖賢渾融之旨亦焉能有如此學問而能有得乎。如曰孝曰弟曰慈乃父子兄弟所接之理。其念動於父子兄弟爲意。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良知。知之所向爲物。有物必有則。不過其則之爲格物。不過其知之爲致知。父必慈子必孝兄必友弟必恭之爲誠意。達之天下無不然之爲仁義爲性。蓋人未聞道之先。百姓日用而不知。又何工夫之有。一有求學之意卽善善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今顧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

答林子仁書

名春心齋弟子也

來論謂此心之中無欲卽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尚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卽靜與周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主不爲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旣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工夫漸次有不可躐而進者。若執事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蓋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



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襍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夫靜者寡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真體常存常見矣。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遷工科都給事中。諫世廟元修。不視朝。一時稱爲敢諫。出爲江西叅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皆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座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



念庵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畱緒山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以聞。上大怒。誤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承認。入獄。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青詞。爭爲媚悅。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爲謫。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曆間。贈禮部尚書。諡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真心爲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論學書

來教謂木有根則枝葉花實不假外求人有志則本體不虧萬法具足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謂擇善固執乃明覺之自然而與時偕行實大公順應之妙用亦未嘗不是但學問未真切者聞之未免有遺落工夫之病蓋自然明覺則良知也擇善固執謂之致其良知則可也與時偕行固大公順應之妙用然非精入神者未足以與此也○天下事過則有害雨澤非不善也過多則澇其爲害也與旱同今有意爲善而任信自是者皆雨澤之澇者也故易曰尚於中行爲善君子之常也而有意而自是則必淪於惡矣是好名之私累之也○此心不真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鷄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無非真心則無非實功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日談孔孟辨精毫釐終不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免爲務外爲人之規爾。○大抵學問只是一真。天之生人。其理本真。有不真者。人雜之耳。今只全真。以及其初。日用間。視聽言動。都如穿衣。喫飯。要飽。要煖。真心畧無文飾。但求是當。纔不是說影。纔不是弄精。纔不是聞見。乃爲解悟合一。若信得此過。卽是致知。卽是慎獨。卽是求放心。不然。雖六經四書之言。而非聖人之真心。亦不免於說影弄精矣。○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已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已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自得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婺之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比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叅議。陞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叅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叅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召入爲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曆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囿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侗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



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輿氏願學孔。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簡行無轍迹。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楚倥信心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諧之曰。兄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恍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日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冝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錘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弄矣。

### 友聲編

生人相與各有耳目心思。則可以言語相通。意氣感召。若鬼神無形無聲。言語意氣俱用不著。惟是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感通。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通鬼神。則於有生之類。感之如運掌上。○問存順歿寧。寧與不寧。何別哉。曰。余知聖人之下學上達。俯仰無愧怍爾。身有生死道有去來耶。而又安能索之茫茫乎。若曰寧與不寧。靡有分別。將錦衣肉食榮樂已足。何取於茅茨土堦。蔬水曲肱也。曰。善不善者與化徂矣。善惡不同。徂有二耶。曰。辟之放言。口舌之欲耳。恣聲色耳目之欲耳。一放一恣。口舌耳目以爲愉快。此中捏抗也。口舌耳目有成有壞。此中捏抗可磨滅乎。○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免於偏雜。聖人先得其心之



同然故盡心必証之聖人。○至善者吾人本心之分量也。原無欠缺。不假安排。心思之必至善。猶目之必明耳之必聰。日月之必照臨。江河之必流行也。○人之精神自能用世。自可出世。作止語默。日與天下相交接。此所以用也。而作止語默。一率其本然之知能。高不參以意見。而求異。卑不入以貪慾。而徇人。終日廓然。終身順應。能之則爲善。而務遷之。未能則爲過。而務改之。久久成熟。純乎率性之道。所以用世而實出世也。

鄒濂水云。公以求仁爲宗旨。以學爲實功。以孔氏爲正鵠。而謂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煩。又不遑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將何以正之。曰。君子以復性爲學。故必以學爲修證。而步趨孔子者。亦非無所事事之時。作何所學。應務

酬酢之際。又一一證所學。但惟日用尋常。不分寂感。務遜志時敏。其間以會降衷之極。久之將厥修。乃來道積於厥躬。蓋真際也。子貢多學而識。正坐一一以求證。子夏之徒。流而爲莊周。其學焉而就其性之所近。未範圍於聖人故也。○髮膚骨骼知識運動。是人所爲生也。而髮膚骨骼知識運動之表。有所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而無際者。是人所以生也。統言之曰道。要言之曰仁。以身任之曰志。外此而富貴則爲外物。功名則屬影事。蓋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者。爲相親。而於炯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與。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無所與者。無盡者也。不可朽也。可朽者非三才之精。而不可朽者。實與天地合其德也。

蘭遊錄語



學無多岐。只要還他本等。如人之爲人。以有耳目聰明也。聰是天聰明。是天明於聰明之外。更加損不得分毫。高者欲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然安能脫離聲色。卑者或溺於淫聲邪色。流蕩忘返。皆失其本聰。本明。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爲合其本然。乃見天則。禮者天則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如執定不信生死。然則中庸何以言至誠無息。將此理生人方有。未生旣化之後。俱息耶。抑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之理。異於天地耶。○吾道一以貫之。若但理會念慮而不能流貫於容色詞氣。畢竟是工夫滯塞之病。○學者多喜談存本體。曰此體充塞宇宙。如何在方寸中執得。此須常學常思。吾輩尋常間。直須將千古聖人精神都來體會過。堯舜是如何。文周孔孟是如何。以下儒者是如何。此非較量人物。正是要印正從違。若只在一處摸索測度。如何

叫做學問思辨。○問先生旣不非生死之說。何不專主之。而曰性曰學。何也。曰性率五常。學求復性。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何不該焉。專言生死。生寄死歸。自私可矣。○淺淡原無兩路。卽如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合內合外之道。此日用尋常。何等淺近。然此理不涉人爲。天則自在。故謂之淵淵。其淵於此。得力方是下學上達。悟者悟此。密者密此。有無之間。原是本然。執之反滯。是謂知識之害。○囁囁言自得也。必尊德樂義。斯可以自得。德義有何名象。卽吾輩此時行坐謙讓。必要相安精神。和適不滯。是卽所謂德義也。德義已所自有也。得己者得其心也。○造化生草木鳥獸。都一定不可移易。人則耳目口鼻。生來只是一樣。更不分別。希聖希賢。由人自願。可見造化待人甚厚。人可不思仰承天意耶。○問生死之說。曰辟如朋友在此。若



不著實切。磋別後。便有餘憾。存順沒寧。亦復如是。○問何謂之天下之大本。曰。適從外來。見街頭孩子。被母痛笞。孩子叫苦。欲絕已。而母去。孩子牽母裾隨之。而歸。終不忍舍。是非天下之大本乎。○問匹夫修道。名不出於閭里。何以使一世法則。曰。卽如吾輩在舟中。一事合道。千萬世行者。決不能出此範圍。一言合道。千萬世言者。決不能舍此法度。苟不如此。其行必難。寡悔。其言必難。寡尤。此之謂世法世則。○學者不消說性體。如是如是。只當說盡性之功。如何。如禹治水。何曾講水。清水濁水。寒水溫。只是道之入於海耳。若但說水如何。縱令辨淄澠。分三峽。畢竟於治水之事。分毫無與。○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遂流於惡而不自知。○問學問安得無間斷。先生曰。學有變者。有不變者。如諸公在齋閣靜坐。是一段光

景。此時會講。是一段光景。明旦趨朝。又是一段光景。朝罷入部。寺治事。又是一段光景。此其變者也。然能靜坐。能會講。能趨朝。能治事。却是不變者。吾儕於此。正須體會於其變者。體會得徹。則應用不滯。於其不變者。體會得徹。則主宰常寧。二者交參。吾心體無間。學問亦無間。○自無始。概之人生百年。如一息。自萬有計之人。於其中。爲一塵。然此一息一塵。在自己。分上。蓋其大無外。其久無窮也。學者於此。可無周公之仰思。大禹之惜陰耶。○孔門之求仁。卽堯舜之中。大學之至善。而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故專求性。或涉於虛圓。而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性之靈。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下。會爲一原。凝於冲漠。無朕。而生意盎然。洋溢宇宙。以此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湛然。迥出塵



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故孔子專言仁傳之無弊。○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曰自孩提至壯老其不同者才識之遠近經歷之生熟耳。若其天然自有之心安所不同。在孩提爲不學不慮。在大人爲存神過化。如干霄之木。仍是萌蘖時生意。原未曾改換。此古學也。古人從赤子所固有者學去。故從微至著。由誠而形。自可欲至於大而化之。總不失其固有之心。後人從赤子所未有者學去。故氣力日充。見聞日廣。知識日繁。而固有之心愈久愈失。其真不爲庸人則爲小人已矣。○與友人坐夜分。先生曰群動既息。夫籟自鳴。鳴非外也。聽非內也。天人一也。一此不已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其庶幾乎。○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氣則天下國家墮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即使舉世皆亂。

大丈夫能自任以綱常之重。卽一人赤手可扶元氣。○立志旣真。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一差。終罔走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人性之虛而且靈者。無如心與耳目。目之所視。不離世間色。然其視之本明。不染於色。耳之所聽。不離世間聲。然其聽之本聰。不雜於聲。心之所思。不離世間事。然其思之本覺。不溷於事。學人誠能淡心體究。豁然見耳目心思之大原。而達聰明睿知之天德。則終日視不爲色。轉卽出此色塵世界。終日聽不爲聲。轉卽出此聲塵世界。終日思不爲事。轉卽出此法塵世界。雖曰戴天履地。友人群物。已超然天地民物之外。如此出世。豈不簡易。未達此者。縱揀身世。走至非非想處。亦是生死中人。



明儒學案卷十五

明儒學案卷十五 浙中五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寇守天敘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叅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衛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



明倫彙編卷之五  
京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買。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畱海運舊路。於是并漕河而爲三。一本折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轉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歲有勤王師十萬。彈壓邊陲。其他利弊。纖悉萬全。舉行而效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倭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荆川。而究竟於禪學。其

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爲此輩未曾發心爲道。不過依傍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礪石之齒。頑鐵縱使少有漸磨。自家所損亦多矣。先生嘗言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爲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爲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龍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真。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之養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卽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工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



指物爲實。先生指物爲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初。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嘗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却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大洲。何言大洲降却鹿園也。戚南玄與先生遇。戲曰。鹿園名爲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玄名爲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點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 鹿園語要

聖學工夫。只在格物。所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凡不於自己心性上透徹得者。皆不可以言格。到得頓悟見性。則徹底明盡。不爲一切情景所轉。如鏡照物。鏡無留物。如鳥飛空。空無鳥跡。日用感應。純乎誠一。莫非性天流行。無擬議。無將迎。融識歸真。反情還性。全體皆仁矣。○嘉靖庚寅。先生及心齋東廓南野玉溪。會講於金陵鷄鳴寺。先生出病懷詩相質。其二曰。三十始志學。德立待何時。往者既有悔。寧當復怠茲。由仕莫非學。開心未信斯。悅惡一何殊。此旨嘗在思。豈不貴格物。窮至乃真知。馳求外吾心。痴狂竟何爲。微吾魯中叟。萬世將誰師。心齋和詩曰。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不易茲。鳶魚昭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率此性。無爲亦在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卽良。



知宋代有真儒。通書或問之。曷爲天下善。曰惟聖者師。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及河運艱滯。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爲官所阻而罷。萬曆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卽孔門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真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淡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旣以元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

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

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

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予惡乎哀欽

之無從也象山集序○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在天爲不已之命而在

人爲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淳公

之沒而聖人之學不傳沉酣傳註畱心名物從其求於外者以

爲領略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立極之義微矣夫天下莫大於

心心無對者也博厚高明配於天地而彌綸叅贊際於六合雖

堯舜之治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斂而愈

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日益而有餘者日損

聖愚上下之岐端在於是此先生所以冒忌負謗不息其身而

爭之於幾絕之餘而當時之士亦遂投其本有皆能脫馬解繫



翕然從先生於驟聞之日者也。爭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而為錄。今不據其錄而求其所以為學也，乃復事於言，是不得已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無復出路，旁視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視莫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顛沛於衝風駭浪之中，帆櫓莫施，碇纜無容，然後視舵力之強弱以為存亡，葉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強力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咽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已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即聖，為虛無漭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其元

冥之見，而外以逃其踐履之失。於先生所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終非實見。投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蓋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爾。而今襲先生之語以求入，即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況不能無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絕，吾人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異，雌黃以為長。此予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無憂也。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識深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刻傳習錄序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忬

張元忬字子蓋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卿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頌寃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種種其至性如此辛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萬曆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爲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鑒錄諄諄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齋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工夫識



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嘗聞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爲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爲良知。善必真好。惡必真。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卽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簣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卽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矣。

### 不二齋論學書

動靜者時也。無動無靜常翁而不張常聚而不散者心也。夫心無動靜。而存心之功。未不自靜中得之者。初學之士。未能於靜中得其把柄。遽欲以憧憧擾擾之私。而妄意於動靜合一之妙。譬之駕無柁之舟。以浮江漢。犯波濤。其不至覆且溺者鮮矣。

寄張洪陽

○吾兄謂摹擬古人之言行。庶幾可進於忘物。以此爲下

學而上達。竊謂摹擬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所謂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曷若摹擬於吾一心之爲。易且簡乎。萬事萬物皆起於心。心無事而貫天下之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故不離於事物。言行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學上達。無二事也。若以摹擬爲下學。忘物爲上達。是二之矣。田答

○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之知覺。命於理。禽獸之知覺。



命於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而曰良知不分善惡。不將混人性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然然而然純粹至善者也。參之以人爲蔽之以私欲則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謂良知有善無惡則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方是實學。今人於種種妄念俱認爲良知則不分善惡之言誤之也。以下寄馬緯川○有不善未嘗不知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致良知也。知行合一以成其德其顏子之學乎。○周子曰幾善惡。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善必真好。惡必真惡。研幾之學也。吾兄論幾則曰善惡是非未落對待而以念上用功爲幾。淺非第一義。竊謂未然。所謂獨者還是善念初動之時。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非無可對待之謂也。無對待則不可以言幾矣。人心之欲固以先事預防禁於未發爲不犯手工夫。然

豈易言哉。此心卽是天理。方其未動本無人欲。纔一萌動則有天理。便有人欲。此危微之訓。堯舜所爲惓惓也。○人心少有無念之時。方其未萌著一防字卽屬思善一邊。是亦念矣。克念作聖。只在一念之間。不分有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合一之學。恐無淺深先後之可言也。○幾一而已矣。自聖人言則爲神化之幾。自吾人言則爲善惡之幾。其實非有二也。作聖之功則必由粗以入精。由可知以進於不可知。而知幾之學畢矣。○意者心之所發。心本無意也。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心之本體有時而息矣。不動而敬。敬以心也。不言而信。信以心也。此心之中無非敬信。未發已發純乎天理矣。○釋氏以心爲槁木死灰。而盡外聞見。吾儒亦從而宗之。是以吾心爲有內也。心無內外無隱顯。無寂感。不見不聞。此心也。獨見獨聞。此心也。共見共聞。此



心也。目之視也。可得而見也。謂視非心也。可乎。耳之聽也。可得而聞也。謂聽非心也。可乎。天之高也。地之廣也。鳶飛魚躍於其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孰非心也。而謂其偏於空虛可乎。○楊復所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爲識得本體便是功夫。某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言識得本體以誠敬存之是也。寄羅近溪○仁之爲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心爲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然。凝然炯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以下寄查毅齋○近世談學者。但知良知本來具

足。本來圓通。窺見影響。便以爲把柄在手。而不復知有戒慎恐懼之功。以嗜欲爲天機。以情識爲智慧。自以爲寂然不動。而妄動愈多。自以爲廓然無我。而有我愈固。名檢蕩然。陽明之良知果若是乎。一念之動。其正與否。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卽此是獨。卽此是良知。於此格之。卽是慎獨。卽是致良知。物與知無二。體格與致無二功也。但於意念之間。時時省克。自然欲盡理還。來教以則訓格。謂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爲格物也。知體無窮。物則有定。若然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於物矣。是將舍吾心之天則。又索之於外矣。是將岐知與物而二之矣。請就兄之言。而反覆之。知體無窮。物之體亦無窮。何也。凡物之理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若云有定。不爲子莫之執中乎。物則有定。知之則亦有定。何也。帝降之衷。天然自有不爽毫髮。若曰



無窮則將舍規而為圓舍矩而為方乎。與許敬菴○兄嘗問相天下當用何術對曰無私兄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連坐之法而後舉必得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乎自古才相智相代不乏人往往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鑑常空衡常平妍媸輕重自不患其或爽且人舉一人之法自昔亦常行之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舉百十人亦何不可其人小人也則所舉必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聽耶兄又嘗問聖學之要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答呂新吾

○立人達人畢竟是仁發用處仁自有體就如喜怒哀樂是心之發用處心自有體也。答孟我疆○近時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僕獨持議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頓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答周海門○心外無道言心而曰易偏易恣者即非心也道外無心言道而不本於心者即非道也夫惟析心與道而為二是故舍我喜怒哀樂本然之情性而求之於難窮之物理舍我事親敬長本然之知能而索之於無常之事變考之愈勤講之愈徹而以之應感酬酢漠然愈不相關此則學術之過也。與毛文學○竊疑世儒口口說悟乃其作用處殊是未悟者悟與修分兩途終未能解龍溪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直心而動無所掩飾無所窩藏時時有過可改此是入聖真路頭世人總說修持終有掩飾窩藏意思



在此去聖學路徑何啻千里。定字曰：所貴乎不掩藏者為其覺而能改也，非謂其冥然不顧而執之以為是也。秋遊記○予謂定字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得無駭人之聽耶？定字笑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予曰：子真出世之學，非予所及也。然嘗謂此體真無而實有，天不得生，地不得成，辟如木之有根而發為枝葉，花實自不容已。天地亦何心哉？佛氏以大地山河為幻妄，此自迷者言之耳。苟自悟者觀之，一切幻相皆是真知，而況於天地乎？定字曰：學在識真，不假斷妄，子言得之矣。同上○當思父母生我之時，光光淨淨，只有此性命，一切身外物真如水上漚。奈何拋我之本來，而汲汲營營於身外，暫生暫滅之浮漚乎？

志學錄下皆同

○吾邑蕭靜菴曰：日力有餘，則當徧讀六經，以窺聖賢之心事。足力有餘，則當縱遊五嶽，以觀天地之形骸。若夫蒔一

花卉，畜一奇玩，雖力有餘，弗為也。○有壁立萬仞之節，概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善樹木者，芟其枝葉，則其本盛矣。善為學者，斂其英華，則其神凝矣。○眼前一草一木，皆欣欣向榮，一禽一鳥，皆嚶嚶自得，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禍福得喪付之天，以贊毀予奪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責之己，豈不至易至簡乎。○顏子當仰鑽瞻忽時，只是於本體上想像追尋，終不可得。後來得夫子之教，却於博文約禮用功夫。功夫既到，而後本體卓爾，如有可見，始悟向者想像追尋之為非也。○日之長短有時矣，然意有所營，若促之而短，事無所繫，若引之而長，心之無時如此，身之所處有方矣。然神之所至，忽而九天，意之所注，忽而萬里，心之無方如此。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餘姚人支湖鐸從子也自幼承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從陽明先生遊論及致良知之學反覆終日則躍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日歸而思之蓋有省支湖召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為主瀚唯唯於是日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卽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純簡甚密陽明沒諸弟子紛紛互講良知之學其最盛者山陰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劉君亮永豐聶文蔚四家各有疏說駸駸立爲門戶於是海內議者羣起先生曰先師標致良知三字於支離汨沒之後指點聖真真所謂滴骨血也



明儒學案卷十五  
吾黨慧者論証悟。淡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窮主宰。流行俱得其說之一偏。且夫主宰既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別太支。汝中無善無惡之悟。心若無善。知安得良。故言無善不如至善。天泉証道其說不無附會。汝止以自然爲宗。季明德又矯之以龍惕。龍惕所以爲自然也。龍惕而不恰於自然。則爲拘束。自然而不本於龍惕。則爲放曠。良知本無寂感。卽感卽寂。卽寂卽感。不可分別。文蔚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似又偏向無處立脚矣。宋儒學尚分別。故勤註疏。明儒學尚渾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爲的。其弊不減於訓詁。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何必列標宗旨哉。先生之學。則以求心爲宗。所註心箴圖列而爲五。曰心圖。指本體。

也。曰存。曰死。曰出入。曰放心。各有箴。而功以存心爲主。晚年造詣益淡。每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師表。求其卓然之見。一貫之唯。似隔曾顏一級。文成明睿。學幾上達。若夫動不踰矩。循循善誘。猶非孔氏之家法。白沙煞有曾點之趣。而行徑稍涉於孤高。敬齋慎密。似有子夏規模。而道業未臻於光大。孟子願學孔子。而於顏閔猶曰。姑舍吾於四先生。亦云。以恩貢就華亭訓導。陞崇明教諭。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明儒學案卷十六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江右相傳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

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靈宜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瓚

叅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臯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明儒學案卷十六

江右一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宦於南都羅文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義嘉靖改元起用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司經局洗馬上聖功圖世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叅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遂落職閒住四



十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初見文成於虔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夕談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卽慎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既別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爲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爲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歛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於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卽是性體之流行矣。離却

戒慎恐懼，無從覓性；離却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處用工夫，以感應用處爲効驗。先生言其倚於內，是裂心體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惕，先生言其滯而不化，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爲宗子也。夫流行之爲性體，釋氏亦能見之。第其捍禦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麓而不精，此學者所當論也。先生青原贈處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此



與龍溪天泉證道記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蕺山先師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不同。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生所記而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爲心。卽四有四句亦是緒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爲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議陽明者。盍亦有攷於先生之記乎。子善孫德涵德溥德沫善字某號穎泉嘉靖丙辰進士。由比部郎。藩臬使。歷官至太常寺卿。

德涵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上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而先生求友愈急。傅慎所。劉畏所。先後詆江陵。皆先生之邑人。遂疑先生爲一黨。以河

南僉事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鐫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先生受學於耿天臺。鄉舉後卒業太學。天臺謂公子寒士。一望而知。居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辨其爲何人。問學於耿楚侗。楚侗不答。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參。而向人求乎。反閉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軀減削。出而與楊道南焦弱侯討論久之。一旦雪然。忽若天牖洞徹。本真象山所謂此理已顯也。然穎泉論學於文莊之教。無所走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而先生以悟爲入門於家學。又一轉手矣。

德溥字汝光。號四山。舉進士。官至太子洗馬。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揜關宴居。覃思名理。著爲易會。自敘非四聖之易。而霄壤自然之易。又非霄壤之易。而心之易。其於易道多所發明。先生浸浸向用。忽而中廢。其京師邸寓。爲霍文炳之故居。文



炳奄人張誠之奴也。以罪藉沒，有埋金在屋。先生之家人發之，不以聞官。事覺，罪坐先生。革職追贓，門生爲之醵金以償。穎泉素嚴聞之，怒甚。先生不敢歸者久之。德泳號瀘水，萬曆丙戌進士，授行人，轉雲道御史。壬辰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公疏請皇長子豫教，上怒。革獻可爲民。先生救獻可，亦遂革職。累疏薦不起。先生既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論者謂淮南之格物，出陽明之上。以先生之言較之，則淮南未爲定論也。

### 東廓論學書

向來起滅之意，尚是就事上體認，非本體流行。吾心本體精明，靈覺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淵淵乎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滯礙，掃而決之，復見本體。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體耳。與君亮伯光○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神靈覺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

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博文格物，卽戒懼擴充一個



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為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復夏穀夫○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絕意之辨，向亦駭之。及臥病江上，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懲忿之功為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已百已千者，皆為剩語矣。源泉混混，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乎海也。苟認定懲窒為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答聶雙江

○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親而孝，遇長而弟，遇君而忠，遇夫婦而別，遇朋友而信，無往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

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學問之道，無他也。去其不善，以歸

於善而已矣。與鮑復之○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

猶是利害。答甘泉○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行則行，

可止則止，真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患

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糠粃迷目，天地為之易位矣。

答周順之○果能實見敬字面目，則是性分，即是禮文。又何偏內

偏外之患乎。若岐性分禮文而二之，則己不識敬，何以語聖學

之中正乎。與方時勉○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

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

祭，故道千乘之國，直以敬事為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

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即敬之流行於政者也。

先儒謂未及為政，得無以修己安百姓為二乎。與胡鹿匡○遷善改



過卽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爲物欲所障蔽則卽此是善更何所遷卽此非過更無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答徐子弼○是非逆順景界猶時有礙乃知聲臭未泯還是形而下學問。薛中離語○自其精明之無障謂之智及自其精明之無間斷謂之仁守。答徐波石○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叅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與呂涇野○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正毫釐千里之幾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太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攘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上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

填硃模者一點一畫不能一毫加損○小人之起私意昏迷放逸作好作惡至於穿窬剽劫何往非心特非心之本體耳水之過潁在山至於滔天襄陵何往非水然非水之本體矣戒懼以不失其本體禹之所以行水也隄而遏之與聽其壅橫而不決不排二者胥失之矣。答曾弘之○世俗通病只認得個有才能有勲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洪與峻○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只顧得是非不須更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真利害便是天下真是非卽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爲害而蟠肉乞飽壟上罔斷安得爲利若論世情利害亦自有世情是非矣。與師泉○吾輩病痛尚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精博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云關津路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與周順之○云商量家事矛盾則有我合同



則留情自是對景增減。又安能與千聖同堂。天地並位。誠然誠然。至以貨色名利比諸霧靄魑魅。則有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慾。惟聖踐形。只是大公順應之。無往非日月。無往非郊野。鸞凰若一有增減。則妻子家事。猶爲霧靄魑魅。心體之損益。其能免乎。凡人與聖人對景一也。無增減是本體。有增減是病症。今日亦無別法去病症。以復本體而已矣。與師○兩城有數條相問。大意主於收視斂聽。一塵不撓。一波不興。爲未發之時。當此不撓不興。意尚未動。吾儒謂之存存。存存則意發。卽誠。僕答之曰。收視是誰收。斂聽是誰斂。卽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脈。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第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真。與雙○天

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瞶昧不得。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與郭平泉○世之論者。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脫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則屢中。是不免挨傍氣習。猶有倚著。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曾子能脫化得魯。故卒傳其宗。子貢不能脫化得敏。故終止於器。與劉兩江○指其明體之大公。而無偏也。命之曰中。指其明體之順應。而無所乖也。命之曰和。一物而二稱。世之以中和二致者。是靜存動省之說。誤之也。以性上不可添戒懼者。是猖狂而蹈大方之說。誤之也。答高仰之○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



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為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汎。全無歸根立命處。間有冒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簡於事。為照管於念慮。不曾從不覩不聞上入微。與余柳溪○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而字在其中。稱字而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稱。而慎獨無二功。今執事毅然自信。從寂處體處用功夫。而以感應運用處。為效驗。無所用其力。環起而議之。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倚於感。則為逐外。倚於寂。則為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個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貞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答雙江○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却。見在工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安頓處。

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閑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答濮致略○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為一。不失吾傳矣。青原贈處○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修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懼。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問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吾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爭事整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真純。是發育峻極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與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發育峻極。只在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簡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中和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業不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筥。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問諸生。平旦之氣。奚若。曰。覺得清明。覺得無好惡。曰。清明者。心也。而無好惡。則有心而無意。清明者。知也。而無好惡。則有知而無物。二三子試思之。果有無意之心。無物之知乎。曰。平旦之氣。湛然虛明。杲日當空。一物不留。曰。一物不留。却是萬物畢照。一物不留。是常寂之體。萬物畢照。是常感之用。○濂溪主靜之靜。不待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註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在天機名之曰無聲無臭。故揭無極二字。在聖學名之曰不睹不聞。故揭無欲二字。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聖學之全。○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



而血脈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  
本體本體戒懼不睹不聞常規常矩常虛常靈則沖漠無朕未  
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全生全  
歸仁孝之極○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  
規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要不外絜矩直至  
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丘氏踈略欠缺○問格致  
曰心不離意知不離物而今却分知爲內物爲外知爲寂物爲  
感故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體是以有事爲  
點簡而良知却藏伏病痛有超脫事爲而自謂良知瑩徹均之  
爲害道○徐少初謂真性超脫之幾須從無極太極悟入曰某  
近始悟得此意然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  
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

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  
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  
上達之旨○問博約曰聖門之學只從日用人倫庶物兢兢理  
會自家真性常令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  
彌綸六合便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於  
密便是約禮故亦臨亦係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初無  
二塗轍○問不覩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真是瞞  
昧不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曰無形與聲  
便是不覩不聞瞞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問戒懼曰諸君試驗  
心體是放縱的是不放縱的若是放縱的添個戒懼却是加了一  
物若是不放縱的則戒懼是復還本體年來一種高妙開口  
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精蘊却怕戒懼拘束如流落三家村裡



爭描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自家受用無絲毫干涉○有若  
閑思雜念者詰之曰汝自思閑却惡閑思汝自念雜却惡雜念  
譬諸汝自醉酒却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工  
夫去浮思○錢緒山論意見之弊謂良知本體著以意見猶規  
矩上著以方圓方圓不可得而規矩先裂矣曰此病猶是認得  
良知罷了良知精明肫肫皜皜不粘帶一物意卽良知之運行  
見卽良知之發越若倚於意便爲意障倚於見便爲見障如秤  
天平者手勢稍重便是弊端○王泉石云古人開物成務實用  
須講求得定庶當局時不失著曰某常看棋譜局局皆奇只是  
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緣下了二三  
十年棋不曾遇得一局棋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鵠勿援弓  
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龍溪曰

不落意見不涉言詮如何曰何謂意見曰隱隱見得自家本體  
而日用湊泊不得是本體與我終爲二物曰何謂言詮曰凡問  
答時言語有起頭處末梢有結束處中間有說不了處皆是言  
詮所縛曰融此二證如何曰只方是肫肫皜皜實際○程門所  
云善惡皆天理只過不及處便是惡正欲學者察見天則不容  
一毫加損雖一毫終不免踰矩此正研幾脈絡○大學言好惡  
中庸言喜怒哀樂論語言悅樂不愠舍自家性情更無用功處  
○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無往不  
潔淨此中粘帶無往不粘帶○問道器之別曰盈天地皆形色  
也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覩可聞體  
物不遺指爲器非二物也今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  
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卽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爲



中。就其發而中節，燦然可覩，聞指爲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如何得合？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木死灰。○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却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穎泉先生

學者真有必求爲聖人之心，則卽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和靖謂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此最得濂洛一脈。○學莫要於識仁。仁，人心也。吾人天與之初，純是一團天理。後來種種嗜慾，種種思慮，雜而壞之。須是默坐澄心，久久體認，方能自見頭面。子曰：默而識之，識是識何物？謂之默，則不靠聞見，不倚知識，不藉講論，不涉想像，方是孔門宗旨。方能不厭不倦，是故必識此體，而後操存涵養始有著落。○學莫切於敦行。仁豈是一個虛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知事外無仁，仁體時時流貫，則日用之間，大而人倫，不敢以不察；小而庶物，不敢以不明。人何嘗一息離却倫物，則安可一息離却



體仁之功一息離便非仁便不可以語人矣顏子視聽言動一毫不雜以非禮正是時時敦行時時善事吾心○先儒謂學成於靜此因人馳於紛擾而欲其收斂之意若究其極則所謂不覩不聞主靜之靜乃吾心之真本不對動而言也卽周子所謂一程子所謂定時有動靜而心無動靜乃真靜也若時而靜存時而動察乃後儒分析之說細玩子在川上章可自見矣○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真志則終日縈縈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李卓吾倡爲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爲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爲聖賢顧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爲鮮蓋真能見過則卽能見吾原無過處真能自訟

則常如對讞獄吏句句必求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遠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困衡之多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間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則物理有不隨我而當者乎○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原於吾之一心此處停妥不致參差卽是大公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卽是順應之流行矣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莫非以此貫之○所論應事接物惟求本心安妥便行否雖違衆勿恤學能常常如是本心時時用事久之可造於誠世有真實見羨者吾因之以加勉有以迂濶見誚者吾不因之而稍改何也學所以求自信而已非爲人也然所謂本心安妥更亦當有辨真無私心真無世界心乃爲本心從此妥妥乃爲真妥妥不然恐夾帶世情夾帶習見未可以語本心安妥也○夫



爲吾一身之主爲天地萬物之主孰有外於心所以握其主以主天地萬物孰有過於存心非我公反身體貼安能言之親切若此第存心莫先於識心識心莫先於靜所謂心固不出乎腔子裏然退藏於密者此也彌滿於六合者亦此也所謂識固始於反觀默認然淨掃其塵念而自識其靈明之體可也識此靈明之呈露而不極深研窮以得其全體不可也所謂存固始於靜時凝結然屋漏此操存之功也友君子亦此操存之功也所謂靜亦有二有以時言者則動亦定靜亦定之動靜是也有以體言者則不對動說寂以宰感翕聚以宰發散無時不凝結亦無時融釋所謂無欲故靜卽程門之定是也若曰有嗜靜處則能必其無厭動處耶若曰常在裏面停停當當則方其在外時又何者在裏面耶心者天下至神至靈者也存心者握其至神

至靈以應天下之感者也苟認定吾靈明之相而未盡吾真體之全卽不能免在內在外之疑苟分存心與應務爲二時卽不能免靜時凝結動時費力之疑願公不以其所已得爲極至而淡識此心之全體盡得存心之全功則自有渙然冰釋處矣○學不明諸心則行爲支明不見諸行則明爲虛明者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吾孝德非超悟乎孝之理已也真竭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真盡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爲古今大聖亦唯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用其明察矣若本吾之真心以陳說經史卽此陳說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逐物本吾之真心以習禮講小學卽此講習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末藝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義耳果超果神者誰與若能神解超識則自不離日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時分之卽不可語達卽不可以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作與語固爲行止與默亦爲行人一日何時可離行耶行本重然實不在明之外也○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慎獨不須防檢而既往愆尤習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然至一無可對待識得此獨而時時慎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可發耶但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斷段其根而目前暫却者此病尚在獨處獨處受病又何慎之可言有旣與之斷段而舊日熟境不覺竊發者於此處覺悟卽爲之掃蕩爲之廓清亦莫非慎之之功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雖加䟽鑿決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獵有喜心正見程子用功密處非習心之不去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

十能之已千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爲著意但在本體上用雖困且苦亦不可以言防檢今世之防檢者亦有熟時不可以其熟時爲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程門慎獨之旨發於川上正是不舍晝夜之幾非禮勿視聽言動時時在禮上用力卽慎獨也時時是禮時時無非禮安論境界試淺言之雖響晦宴息吾心亦炯然不昧吾耳目身口亦不能離亦安有無視聽言動之時雖在夢中有呼卽醒何嘗俱入於滅易所謂寂者指吾心之本體不動者言也非指閒靜之時也工夫只是一個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在知處討分曉不在境上生分別○承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程子數年始去一矜字何其難子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時無心不可以爲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



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時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真切惟求復  
吾之真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妄何處覓矜  
無妄無矜非仁體而何至於力行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  
以歲月耳今高明既信我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卽此處求之  
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聚所先生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  
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懵懵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  
爲人豈徒昏懵天地間與蟲蟻並活已耶○諸生夜侍劉思徵  
問曰堯舜之心至今在其說如何先生曰汝知得堯舜是聖人  
否曰知之曰卽此便是堯舜之心在時李肖岑大行在坐謂諸  
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孰不曉得父母當孝兄弟當弟  
這點心卽盜蹠亦是有的但人都是爲氣欲蔽了不能依著這  
心行去先生謂諸生曰汝信得及否諸生對曰信得先生曰這  
個心是人人都有的是人人都做得堯舜的世人却以堯舜的  
心去做盜蹠的事圖小小利欲是猶以千金之璧而易壺飡也  
可惜○李如真述前年至楚侗先生家與其弟楚恂同寢九日



數叩之不語。及將行時，楚恹乃問曰：論語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汝平日如何解？如真對以爲我今日不遠千里特來究證，亦可謂如之何如之何矣。子全無一言相教耶？楚恹曰：汝到不去如之何如之何，又教我如之何？先生甚歎其妙。凡至會者輒以此語之一友云：若行得路正，他如之何如之何便好；若路不正，就是如之何如之何也無用。先生笑曰：只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若曰如之何如之何，路道自不會差了。一友呈其見解之。先生曰：解得不中用，只是要如之何如之何就是。○問自立自達曰：自立是卓然自立於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太山之立於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既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幫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麼不能沮他，這方是自達。若如今人靠著聞見的聞

見不及處，被他推倒了，沮滯了，小兒行路須是倚牆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凡功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爲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爲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爲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工夫，也不把他算數。○一友言已教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於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於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於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好色，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太王之好色。今人若聽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色甚不好了，更轉他不得。今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先生謂康曰：爲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



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如此却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却有許多時不是堯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以是堯舜。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先生問康曰：近日用功何如。康曰：靜存。曰：如何靜存。康曰：時時想著個天理。曰：此是人理，不是天理。天理天然自有之理，容一毫思想不得。所以陽明先生說良知是不慮而知的。易曰：何思何慮。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說如有非真有一件物在前，本無方體，如何可以方體求得。倒是如今不曾讀書人，有人指點與他，他肯做還，易得緣他止有一個欲障。讀書的人又添了一個理障，更難擺脫。你只靜坐把念頭一齊放下，如青天一般絕無一點雲霧作障，方有會悟處。若一心想個天理，便受他纏縛，非唯無益而反害之。書曰：人心

唯危，道心唯微。你今想個天理，反添了這個人心，自家常是不安的。若是道心無聲無臭，容意想測度不得，容意想測度又不微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怒而無有作，惡喜而無有作好，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曾萬物而無心，無動無靜，方是工夫的當處。譬之鏡然，本體光明，妍來妍照，媸來媸照。鏡裏原是空的，沒有妍媸。你今如此就謂之作好。康曰：如此莫落空否。曰：不要怕空，果能空得，自然有會悟處。康曰：如此恐流於佛學也。曰：空亦不同，有一等閒人的空，他這空是昏昏懵懵胸中全沒主宰，纔遇事來便被推倒，如醉如夢，虛度一生，有異教家的空，是有心去做空，事物之來都是礙他空的，一切置此心於空虛無用之地，有吾儒之空，如太虛一般，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色象貌，俱在太虛中發用流行，千變萬化，主宰常定，都



礙他不得的。卽無卽有。卽虛卽實。不與二者相似。康曰。康初亦從空上用功。只緣不識空有三等之異。多了這個意見。便添一個理障。今已省得此意。當下却空不來。曰。這等工夫原急不得。今日減得些。明日又減得些。漸漸減得去。自有私意淨盡。必如太虛。日子忙不得。如此又是助長。又是前病復發了。○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爲善。方是。卽平常無善念時。無惡念時。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旣無惡念。便是善念。更又何善念。却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言曰。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先生謂康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信得及否。康對曰。康今說信得。只是口裡信得。不是心裡信得。緣未思量一番。未敢便謂信得。先生曰。倒不要思量。大抵世學之病。都是揣摩影響。如猜拳一般。聖門若顏子。便是開拳見子。箇數分明。且汝今要回。須要討個分明。半明半暗。不濟得事。康默自省。有覺。因對曰。只因老師之問。未實體認得。便在這裏痛。恐便是惻隱之心。愧其不知。恐便是羞惡之心。心中肅然。恐便是恭敬之心。心中辨決。有無當否。恐便是是非之心。卽此一問。四端盡露。直如人之有四體一般。但平日未之察耳。先生喜曰。這便是信得及了。康又曰。四端總是一端。全在是非之心。上。



隱知其爲惻隱羞惡知其爲羞惡恭敬知其爲恭敬若沒是非之心何由認得亦何由信得此便是良知擴而充之則致矣先生曰會得時止說惻隱亦可說羞惡亦可說恭敬亦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之愚沒這見却常用著他只不知是道所以夫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中是無所依著庸是平常的道理故孟子言孝未嘗以割股廬墓底却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言弟則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著在忠上便不中了爲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來他還是索隱行怪縱後世有述聖人必不肯爲往年有一友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僕卽應命之取茶卽捧茶至其友復問先生曰才此僕未嘗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

無不通是友曰如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時懶困著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同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這心體所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個真聖人真正大公順應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底○一友謂知人最難先生劈畫一仁字且曰這個仁難知須是知得這個仁才知得那個人是友駭問先生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友悚然○有問仁體最大近已識得此體但靜時與動時不同似不能不息曰爾所見者妄也所謂仁者非仁也似此懸想乃背於聖門默識之旨雖勞苦終身不能殼一日不息夫識



仁者識吾身本有之仁故曰仁者人也。今爾所見是仁自仁而人自人。想時方有。不想卽無。靜時方明。纔動卽昏。豈有仁而可離者哉。豈有可離而謂之仁哉。故不假想像而自見者仁也。必俟想像而後見者非仁矣。不待安排佈置而自定者仁也。必俟安排佈置而後定者非仁矣。無所爲而爲者仁也。有所爲而爲者非仁矣。不知爲不知者仁也。強不知以爲知者非仁矣。與吾身不能離者仁也。可合可離非仁矣。不妨職業而可爲者仁也。必棄職業而後可爲者非仁矣。時時不可息者仁也。有一刻可息非仁矣。處處皆可體者仁也。有一處不可體者非仁矣。人皆可能者仁也。有一人不可能者非仁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一日不識仁便是一日之不仁。一時不識仁便是一時之不仁。不仁則非人矣。仁則不外於人矣。識

仁者毋求其有相之物。惟反求其無相者而識之斯可矣。○先生曰言思忠事思敬只此便是學。一友曰還要本體曰又有甚麼本體。忠敬便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見得。吾輩學問只要緊切。空空說個本體有何用。所以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甚麼。人人有個不爲不欲的人。只要尋究自家那件是不爲不欲的。不爲不欲他便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只行些好事而不思索其理則習矣而不察。終是昏昏懵懵全無一毫自得意。思做成一個冥行的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著實去行。懸空思索終是無有真見。不過窺得些影響。做成一個妄想底人。所以知行要合一。○看人太俗。是學者病痛。○問如何是本心。曰卽此便是。又問如何存養。曰常如此便是。○有疑於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



之擴充爲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有何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卽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實踐非他，解悟是已。解悟非他，實踐是已。外解悟無實踐，外實踐無解悟。外解悟言實踐者，知識也。外實踐言解悟者，亦知識也。均非帝之則，均非戒慎之旨。

#### 四山論學

今世覓解脫者，宗自然語及問學，輒曰：此爲法縛耳。顧不識人世種種規矩範圍，有欲離之而不能安者。此從何來。愚以爲離却戒慎恐懼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慕歸根者，守空寂語及倫物，輒曰：此謂義襲耳。顧不識吾人能視能聽能歡能戚者，又是何物。愚以爲離却喜怒哀樂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取自成者，務獨學語及經世，輒曰：此逐情緣耳。顧不識吾人覩一民之傷，一物之毀，惻然必有動乎中。此又孰使之者。愚以爲離却天地萬物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



思成求正草

瀘水

君子之於人也虛心而照平情而應使其可容者自容不可容者自不能容不以察與焉而已若作意以含容爲量則恐打入世情隊裡膠結不解吾將不爲君子所容矣○天地鬼神遇事警畏然恐在禍福利害上著脚終涉疎淺古人亦臨亦保若淵若冰不論有事無事一是恂慄本來作主○古人以天地合德爲志故直從本體亦保不使一毫自私用智沾帶掛根今人以世情調適爲志故止從事爲安排佈置終不能於不覩不聞上開眼立身總之一達而上下分途○君子只憑最初一念自中天則若就中又起一念搬弄伎倆卽無破綻終與大道不符○今世學者登壇坫但曰默識曰信曰聞曰參以爲不了義諦夫參之爲言從二氏而後有不必言也顧爲識爲信爲聞就



而質之究竟不過參之之義。吾以為總於人情世變毫無著落。此等論且放下。須近裡著。已求之中庸以未發之中言性。而必冠之以喜怒哀樂。孟子言性善而必發於惻隱羞惡四端。則知曰性曰情。雖各立名而無分段。故知莫見莫顯亦無非不覩不聞。而慎獨之功。卽從戒懼抽出言之。蓋未有獨處致慎而不爲戒慎恐懼者。此聖學所以爲實也。陽明洞見此者。特提致知。而又恐人以意識爲知。又點出一良字。蓋以性爲統理。而知則其靈明發端處。從良覓知。則知不離根。從致完良。則功不後時。此正慎獨關鍵。吾人但當依此用工。喜怒哀樂歸於中節。而不任已。惻隱四端一任初心。而不轉念。則一鍼一血入聖。更復何疑。○公以求仁爲宗旨。而云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繁。又不妨一一證諸孔。

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此將何以正之。  
與徐魯源



明儒學案卷十七

江右二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為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尚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為鳳陽鹽寺卿丁父憂服除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名為太常卿掌祭酒事陞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母卒廬墓服未闋召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諡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七  
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是時上諱忌儲貳之事。蓋中  
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敬太子既薨。不欲舉行  
冊立。二子並封爲王。先生起宗伯。卽以爲言。不報。會詔二王婚  
於外府。先生言昔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孝宗以兄婚  
弟。諸王始皆出府。今事與太祖同。宜如初制行之。上不可。令二  
王出居外府。先生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  
家。今其何所適從。上不悅。曰旣云王禮自有典制。可遵。如若所  
言。則何不竟行冊立也。先生卽具冊立東宮儀注。以上上大怒。  
二王行禮。訖無軒輊。穆宗之母康妃死。先生上喪禮儀注。一依  
成化中紀淑妃故事。紀淑妃者孝宗之母也。上亦不以爲然。以  
諸妃禮葬之。先生據禮守儀。不奪於上之喜怒如此。宗藩典禮  
一裁以義。又其小小者爾。先生以講學爲事。當是時。士咸知誦

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  
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爲主盟。學徒雲集。至千  
人。其盛爲數百年所未有。羅整菴不契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  
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今言吾心之良知。卽是天理。亦  
是以知覺爲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  
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  
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  
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  
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  
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  
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



及分別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菴難誤，認良知爲天理，則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離却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是知非之獨知爲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發者，蓋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是已。發未發與費隱微顯通爲一義。當時同

門之言良知者，雖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緒山龍溪東廓洛村明水皆守已發未發，非有二候。致和卽所以致中，獨聶雙江以歸寂爲宗。工夫在於致中，而和卽應之。故同門環起難端。雙江往復良苦。後遇念菴，則雙江不自傷其孤另矣。蓋致良知宗旨，陽明發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然觀傳習錄云：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其大意亦可見矣。後來學者只知在事上磨鍊，勢不得不以知識爲良知。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喜靜厭動。蓋不從良知用功，只在動靜上用功，而又只在動上用功。於陽明所言分明倒却一



邊矣。雙江與先生議論雖未歸一。雙江之歸寂。何嘗枯槁。先生之格物。不墮支離。發明陽明宗旨。始無遺憾。兩不相妨也。

南野論學書

靜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中。中非靜也。動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和。和非動也。蓋良知妙用有常。而本體不息。不息故常動。有常故常靜。常動常靜。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答陳盤溪○來教若只說致知而不說勿忘勿助。則恐學者只在動處用功夫。知忘助者。良知也。勿忘助者。致良知也。夫用功卽用也。用卽動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際。亦莫非動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古人之學。只在善利之間。後來學者。不知分善利於其心。而計較揣量於形迹。文爲之麓。紛紛擾擾。泛而無歸。故宋儒主靜之論。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今旣知得良知。更不須論動靜矣。夫知者。心之神明。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君子恆知其是非。而不自欺。致知



也。故無感自虛，有感自直。所謂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也。是之謂靜。若有意於靜，其流將有是內非外，喜靜厭擾，如橫渠所謂累於外物者矣。○見聞知識真妄錯雜者，誤認以爲良知，而疑其有所未盡，不知吾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本體，非見聞知識之可混，而見聞知識莫非妙用，非有真妄之可言，而真妄是非輕重厚薄，莫不有自然之知也。○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慊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己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卽此一念，可以不異於聖人。答劉道夫○來教謂動中求靜，順應不擾，殆有見於動中之靜，求不擾於應酬之中，而未究夫無動無靜之良知也。夫良知無

動無靜，故時動時靜，而不倚於動靜。君子之學，循其良知，故雖疲形餓體，而非勞也；精思熟慮，而非煩也；問察辨說，而非聒也；清靜虛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心逸，何往而不日休。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爲得。答周陸田○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又舉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此言亦以知覺爲性者。某常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辨

菴困

知說 ○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



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先儒所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良字之義。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爲體。知非良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有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

良心擴而充之。以達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行。楞伽之真識。宜不得比而周之矣。○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有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所謂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意奪其慈孝。是謂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致知也。舍此則無所據。而不免於安插布置。遠人以爲道矣。○意與知有辨。意者心之意念。良知者心之明覺。意有妄意。有私意。有意見。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純粹無疵。所謂誠無爲者也。學者但從意念認取。未免善惡混淆。漫淫失真。誠知所謂良知而致之。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真妄公私



昭昭不昧何至於誤認意見任意所適也哉答徐少湖○良知上用

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為二不能合一矣答問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

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個虛靜習得個從容與

聖賢作用處天懸地隔○良知乃本心之真誠惻怛人為私意

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真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

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

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真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

下念念真誠惻怛即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

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即不是致知矣答胡仰齋○理

一分殊渾融之中燦然者在親疎內外皆具於天地萬物一體

之心其有親疎內外之分即本體之條理天理之流行吾心實

未嘗有親疎內外之分也苟分別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

而其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答王克齋○兄謂近時學者往

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認氣習為本性不若說致

知功夫不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為本性者正由不知

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靠實可據者

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用力者使

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為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

良知為所至之域以致知為所入之途未免岐而二之不得入

門內也如好善惡惡亦是徹上徹下語循其本體之謂善背其

本體之謂惡故好善惡惡亦只是本體工夫本體流行只是好

善惡惡答陳明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

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



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色近似去之益遠答馬問菴○覺則無病可去患在於不覺耳常覺則常無病常存無病之心是真能常以去病之心為心者矣答高公○中離懲忿窒慾為第二義亦是為志未徹底徒用力於忿慾者而發人心無聲無臭一旦不可得而見豈有二義三義也○來教謂人心自靜自明自能變化自有條理原非可商量者不待著一毫力又謂百姓日用不起一念不作一善何嘗鶻突無道理來又謂今世為學用功者苟非得見真體要皆助長必不得已不如萬緣放下隨緣順應又謂人志苟真必不至為惡不勞過為猜防皆日新之語答王士官○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緣得定靜安固便將見前酬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寄雙江○大抵學不必過求精

微但麓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脚可劄定得安望其有成也寄橫溪弟○好惡與人相近言羞惡是非之知不容泯滅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却恐茫然無著落矣答朱芝山○自謂寬裕溫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辨離真逾遠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辨之寄敖純之○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若認知識為良知正是麓看了未見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為神發知知神之為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為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即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為致知之實蓋性無體



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唯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答陳明水○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意之動。忽焉而專一者。意之靜。靜非無意而動。非始有。蓋紛紜專一。相形而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之不礙於私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兢業中存。卽懼意也。卽發也。雖憂患不作。而恬靜自如。卽樂意也。卽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聰明豈與視聽爲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

是常有意而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遲留重滯。故無所。答王堦齋○夫人神發爲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有不中節。苟密察其心之不可欺者。則莫不自知之。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中也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二。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爲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貞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貞。



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程子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答蘇季明之問謂知即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又謂既有知覺却是動。怎生言靜者。蓋爲季明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反其詞以詰之。使驗諸其心。未有絕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爲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其所謂中者也。既而季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程子始是其說而猶未淡然之。恐其端倪微差而毫釐之間猶未免於二之也。寄雙○來教云。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必虛而後靈。無欲則靜。虛靜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正法眼藏。可容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耶。夫知覺一而已。欲動而知覺始失。

其虛靈。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無知覺之虛靈。苟不虛不靈亦未足以言覺。故不可岐而二。然此亦爲後儒有此四字而爲之分疏云爾。若求其實則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一字足矣。不必言靈言知而靈與知在其中。蓋心惟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內外。本無彼此。○來教以能知覺爲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所知覺爲良。是宜以格物爲工夫。恐未然也。夫知以事爲體。事以知爲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知。然後爲全功。後世以格物爲功者。既入於揣摩義襲而不知有致知之初。以致知爲功者。又近於圓覺真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去道愈遠矣。○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內外動靜而



渾然一體者也。

答王新甫

○夫身必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

有事。若有無事之時，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

知物未始須臾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須臾離。又焉有未

感之前，又焉有還須用功之疑耶？答陳履旋○格物致知後世學者

以知識為知，以凡有聲色象貌於天地間者為物，失却大學本

旨。先師謂知是獨知，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物是身心上意之所

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萬

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諸事慎其獨知而格之。

循其本然之則，以自慊其知。答馮守○立心之始不見有時之順

逆事之煩簡，地之險易，人之難處易處，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

之，如不及去之，如揆湯者方為格物。苟分別種種順逆難易如

彼如此，則既有所擇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為之主矣。順逆難易

之心為之主，則雖有時主宰不亂，精神凝定，猶不足謂之格物。

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況遇逆且難支，吾牽強意興沮

撓，尚何格物之可言乎？答沈思畏○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

昨以為是而今覺其非，有已以為是而因人覺其為非，亦有自

見未當必考証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

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已內外之分也。○道

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為

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而知又萬

事之取正焉者，故曰有物有則，知也者，神之所為也。神無方無

體，其在人為視聽為言動為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

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

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亦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為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答項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尾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江答雙○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閒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

閒靜虛融不得為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閒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已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為動之物。靜則五官俱不用。是為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閒靜虛融五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減於紛紜交錯之時也。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靜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良知本虛。致知即是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却事物。安排一個虛的本體。以為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成障礙。答賀龍岡○凡兩念相牽。即是自欺根。



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答鄭元健○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中正。學者能依著見成良知，即無過中失正。苟過中失正，即是不曾依著見成良知。若謂依著見成良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有是理乎。答董兆時○良知固能知古今事變，然非必知古今事變而後謂之良知。生而知之者，非能生而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然則學知困知亦惟去其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良知誠不蔽於私，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

###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中。召入為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為蘇州知府，丁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關練卒，先事以待。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為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既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為宗伯，因薦先生，名為巡撫薊州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先生不可而止。尋陞尚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請



視師。朱龍禧請差田賦開市舶。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爲不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仕。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諡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濫。上書言之。陽明答曰：吾之講學。非以斬人之信已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爲之惕然。陽明征思田。先生問：勿忘勿助之功。陽明答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旣沒。先生時官蘇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爲證。刻兩書於石以識之。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見備。乃喜曰：此未發之

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時同門爲良知之學者。以爲未發卽在已發之中。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却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後天上用。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日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日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爲。類於禪悟也。王龍溪黃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兩峯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唯羅念菴溪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峯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爲徇動。未發用功。亦爲徇靜。皆陷於一偏。而



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卽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唯靜爲能存之此濂溪以主靜立人極龜山門下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則是看釋氏尚未透夫釋氏以作用爲性其所惡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爲知覺者也其曰後天曰大用現前曰賓則指流行中之事爲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故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群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卽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辨而自明矣



雙江論學書

謂心無定體其於心體疑失之遠矣。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  
化攸基此定體也。與歐陽南野○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  
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心主乎內應  
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應者為心而遂求心於  
外也。故學者求道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  
○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  
所謂原泉者。故濬原者濬其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江淮河  
漢為原而濬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  
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為根而培之也。今不致  
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即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  
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本原之地要不



外乎不睹不聞之寂體也。不睹不聞之寂體，若因感應變化而後有，卽感應變化而致之是也。實則所以主宰乎感應變化而感應變化，乃吾寂體之標末耳。相尋於吾者無窮，而吾不能一其無窮者而貞之於一，則吾寂然之體不幾於憧憧矣乎。寂體不勝其憧憧而後忿則奪矣。欲則流矣。善日以泯，過日以長，卽使懲之窒之，遷之改之，已不免義襲於外。其於涵養本原之功，疑若無與也。○所貴乎本體之知，吾之動無不善也。動有不善而後知之，已落二義矣。○以獨爲知，以知爲知覺，遂使聖人洗心密藏一段，反本工夫，潛引而襲之於外。縱使良知念念精明，亦只於發處理會得一個善惡而去取之。其於未發之中，純粹至善之體，更無歸復之期。○心無定體之說，謂心不在內也。百體皆心也。萬感皆心也。亦嘗以是說而求之。譬之追風逐電，瞬

息萬變，茫然無所措手，徒以亂吾之衷也。○體得未發氣象，便是識取本來面目。敬以持之，常存而不失，到此地位，一些子習氣意見著不得，胸次灑然，可以概見。又何待遇事窮理而後然耶。卽反覆推究，亦只推究乎此心之存否。○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爲常不復知過。答許玉林○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卽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卽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爲下學反正之漸，故爲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不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襲取窠臼，無故爲伯者



立一赤幟此予之所憂也

答元子益

○夫無時不寂無時不感者心

之體也感惟其時而主之以寂者學問之功也故謂寂感有二

時者非也謂工夫無分於寂感而不知歸寂以主夫感者又豈

得爲是哉

答東廓

○疑予說者大略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

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日工

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仁體事而無不在今

曰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得略事爲類於禪悟也夫禪之異於

儒者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今乃歸寂以通天下

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又何嫌於禪哉

○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如目之視也耳之聽也鼻臭味

心之思慮營欲也雖禁之而不發不可得也乃謂發處亦自

有功將助而使之發乎抑懼其發之過禁而使之不發也且將

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發而中節乎夫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發而

中者宋人助長之故智也後世所謂隨事精察而不知其密陷

於憧憧卜度之私禁之而使不發者是又逆其生生之機助而

使之發者長慾恣情蹈於水火焚溺而不顧又其下者也○良

知二字始於孟子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真純湛一由

仁義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亦以其心之真純湛一卽赤

子也然則致良知者將於其愛與敬而致之乎抑求其真純湛

一之體而致之也若以虛靈本體而言之純粹至善原無惡對

若於念慮事爲之著於所謂善惡者而致吾之知縱使知之其

與義襲何異故致知者必充滿其虛靈本體之量以立天下之

大本使之發無不良是謂貫顯微內外而一之也○虛明者鑑



之體也。照則虛明之發也。知覺猶之照也。卽知覺而求寂體。其與卽照而求虛明者。何以異。蓋觀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乎。明覺自然。一念不起。誠寂矣。然謂之爲寂體。則未也。今不求寂體於孩提夜氣之先。而謂卽愛敬好惡而寂之。則寂矣。然乎不然乎。蓋孩提之愛敬。純一未發爲之也。平旦之好惡。夜氣之虛明爲之也。寄王龍溪○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脫化融釋。原非工夫字眼。乃工夫熟後境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爲慈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爲具足。以知覺爲良知。以不起意爲工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撒手懸崖。徧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爲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怛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內。

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爲主。虛寂未發爲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觀聞。此其近時歸根復命。煞弊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肖有所裨益也。○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寄劉兩峯○良知非大學之明德乎。明德足矣。何又言乎至善。至善者言乎心之體也。知止者止於是也。知止於是而後能定靜安慮。慮非格物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故致知便是知止。今必曰格物是致知之功。則能慮亦可謂知止之功乎。答黃洛村試以諸公之所以疑於僕者請之。有曰喜怒哀樂無未發之時。



其曰未發特指其不動者言之誠如所論則發而中節一句無  
乃贅乎大本達道又當何所分屬乎不曰道之未發而曰喜怒  
哀樂之未發此又一說也蓋情之中節者爲道道無未發又曰  
無時無喜怒哀樂安得有未發之時此與無時無感之語相類  
然則夜氣之所息指何者爲息乎且晝之所爲非指喜怒哀樂  
之發者言之乎虛寂二字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以立感應之  
體非以寂與感對而言之也今日寂本無歸卽感是寂是爲真  
寂夫寂性也感情也若曰性本無歸卽情是性乃爲真性恐不  
免語病也性具於心心主乎內良其止止其所也於止知其所  
止是謂天下同歸而曰寂本無歸性本無歸將由外鑠我其能  
免於逐物而襲取乎或又曰性體本寂不應又加一寂字反爲  
寂體之累此告子勿求之見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夫子固欲

以此困人乎同上○子思以後無人識中字隨事隨時討求是  
當謂是爲中而執之何啻千里明道云不覩不聞便是未發之  
中不聞曰隱不覩曰微隱微曰獨獨也者天地之根人之命也  
學問只有此處人生只有這件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慎獨便是  
致中中立而和生焉天下之能事畢矣乃曰求之於慎獨之前  
是誠失之荒唐也

答應  
容菴

○誠意章註其入門下手全在實用其

力而禁止其自欺十字夫使好好色惡惡臭亦須實用其力而  
其中亦有欺之可禁則爲不謬世顧有見好色而不好而好之  
不真者乎有聞惡臭而不惡而惡之不真者乎絕無一毫人力  
動以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無爲又曰誠者自然而  
然稍涉人爲便是作好作惡一有所作便是自欺其去自慊遠  
矣故誠意之功全在致知致知云者充極吾虛靈本體之知而



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謂先天之畫未發之中。一毫人力不得與。一毫人力不與。是意而無意也。今不養善根而求好色之好。不拔惡根而求惡臭之惡。可謂苟且徇外而爲人也。而可謂之誠乎。意者隨感出現。因應變遷。萬起萬滅。其端無窮。乃欲一一制之以人力。去其欺而反其慊。是使初學之士。終身不復見定靜安慮境界。勞而無功。祇自疲以速化耳。答緒山○感上求寂。和上求中。事上求止。萬上求一。只因格物之誤。蔓延至此。答鄒西渠○思慮營欲。心之變化。然無物以主之。皆能累心。惟主靜則氣定。氣定則澄然無事。此便是未發本然。非一蹴可至。須存優游。不管紛擾。與否常覺。此中定靜。積久當有效。答戴伯常○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是未發之中。○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爲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心豈有出入。出入無時者。放也。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志之正也。○自世之學者。不求濬其萬物一體之原。使之肫肫淵淵。生意流通。乃懸空杜撰。籠侗罩之說。謂是爲學問大頭腦。究其至。與墨子兼愛。鄉愿媚世。又隔幾重公案。○所貴乎良知者。誠以其無所不知。而謂之良哉。亦以其知之至誠惻怛。莫非天理之著見者。而後謂之良也。答董明建

### 困辨錄

辨中 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觀聞何有哉。○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卽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焉止矣。○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尤



明白直指。○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性體本自戒懼，才頹惰便失性體。○或問：未發之中爲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戒慎恐懼爲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之主腦却是靜根。○感應神化才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意，其去未發之中何啻千里。○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常主乎靜。○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爲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內外齋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厭棄事物，賺

入別樣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爲禪學，主敬爲迂學，哀哉。○問：情順萬事而無情，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滯畱礙云爾。若枯忍無情，斯逆矣。謂順應可乎。

辨易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卽純坤不爲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絕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一陽而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羹之酒淡而和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翁歸藏，役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



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人力一毫不與也。○一念之微。炯然在中。百體從令。小而辨也。○止於至善。寂然不動。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井養而不窮也。○易以道義配陰陽。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淑慝消長處爲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震莫大於生死之際。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不喪七鬯也。

辨心 寡欲之學不善體貼。將與克伐怨欲不行同病。知意必固我聲臭覩聞皆是欲。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一毫矜持把捉。便是逆天。○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慊也。工夫不合本體非助則忘。忘助皆非道。○集猶斂集也。退藏於密以敦萬化之原。由是感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故曰生則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自三代而下。渾是一個助的學問。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與其得助。農不若得惰。農惰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機心生。而道心忘矣。○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才離本體。便是遠復。不遠云者。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恐於本體尚有未融化處。而不免有矜持意。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行。洪爐點雪。少有凝滯。而融化不速。便已屬行。辨素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己者也。位之所值。雖有



富貴貧賤。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賤。患難處之如一。則無入而不自得。得者得其素也。佛氏云。悟人在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頗得此意。辨過。才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機械變詐之巧。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耻。其安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耻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無所用其耻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而為人之心。生生不已。故感於父子。則為慈孝。感於昆弟。則為友恭。故凡修道。一涉於營欲。謀為。而不出於生生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合也。

辨仁。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適。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義。不見所欲。惡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中為近。欲惡之發。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欲惡以公於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為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一段切近工夫。

辨神。心之生生不已者。易也。即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發無動靜。而主乎動靜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或幾乎息。而何動靜之有哉。有動靜兩儀。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而後有健順動止。入陷麗說之八德。德有動有靜也。故健順動止。而不失乎本然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入陷麗說。靜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中。



也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焉。  
辨誠 子莫執中蓋欲擇爲我兼愛之中而執之故不合於權  
耳不知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  
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然後能發無不中變易  
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則以中而賊道者何限自堯舜之學  
不明往往以中涉事爲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所  
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思慮營欲著不得是謂後  
天而奉天時也若臨事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  
端無窮膠凝固滯停閣廢棄中亦襲也況未必中乎○問閒思  
雜慮祛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  
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  
不生隳突衝決反爲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

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  
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  
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日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  
○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王門相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  
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爲儒者所  
深耻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  
擱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學  
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  
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  
枝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伯學裡改  
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卽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  
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七  
三

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爲良知。無故爲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問隨處體認天理何如。曰。此甘泉揭以教人之旨。甘泉得之羅豫章。豫章曰。爲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天理。則人欲便自退聽。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凍解冰釋處。雖用力持守。不過苟免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旨意。全在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世之揣摩測度。依傍假借。謂體認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體自然流行。知平日之好惡。孩提之愛敬。孺子入井之怵惕。惻隱不假。

些子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是動以天。動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退聽。凍解冰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發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則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講求義理。模倣古人行事之迹。多聞見博學。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均之爲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豫。責之以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跲疚困窮之患。蓋義理隨事變。以適用。非講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非格式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然尚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而無所謂敗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氣節多得之天性。可以勵世磨鈍。廉頑立懦。文章又有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先儒



明儒學案卷十七終  
常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有爲於世者多矣彼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躐節概之高自其外而觀之誠有以過乎人者然揆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持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

明儒學案卷十七終



